



世纪文库

《马氏文通》读本

吕叔湘 王海棻 编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馬氏文通》讀本/呂叔湘 王海棻編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5.4

(世紀人文系列叢書)

ISBN 7-5320-0180-6

I. 馬... II. ①馬...②呂...③王... III. 漢語—
語法—古代 IV. H141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1)第 050082 號

責任編輯 徐川山

裝幀設計 陸智昌

《馬氏文通》讀本

呂叔湘 王海棻 編

出 版 世紀出版集團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031 上海永福路 123 號 www.ewen.cc)

發 行 上海世紀出版集團發行中心

印 刷 商務印書館上海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刷

開 本 635×965 mm 1/16

印 張 39.5

插 頁 4

字 數 534 000

版 次 2005 年 4 月第 2 版

印 次 200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320-0180-6/H·5

定 價 59.00 元

世纪人文系列丛书编委会

主任

陈 昕

委员

丁荣生	王一方	王为松	王兴康	包南麟	叶 路
张晓敏	张跃进	李伟国	李远涛	李梦生	陈 和
陈 昕	郁椿德	金良年	施宏俊	胡大卫	赵月瑟
赵昌平	翁经义	郭志坤	曹维劲	渠敬东	潘 涛

出版说明

自中西文明发生碰撞以来，百余年的中国现代文化建设即无可避免地担负起双重使命。梳理和探究西方文明的根源及脉络，已成为我们理解并提升自身要义的借镜，整理和传承中国文明的传统，更是我们实现并弘扬自身价值的根本。此二者的交汇，乃是塑造现代中国之精神品格的必由进路。世纪出版集团倾力编辑世纪人文系列丛书之宗旨亦在于此。

世纪人文系列丛书包涵“世纪文库”、“世纪前沿”、“袖珍经典”、“大学经典”及“开放人文”五个界面，各成系列，相得益彰。

“厘清西方思想脉络，更新中国学术传统”，为“世纪文库”之编辑指针。文库分为中西两大书系。中学书系由清末民初开始，全面整理中国近现代以来的学术著作，以期为今人反思现代中国的社会和精神处境铺建思考的进阶；西学书系旨在从西方文明的整体进程出发，系统译介自古希腊罗马以降的经典文献，借此展现西方思想传统的生发流变过程，从而为我们返回现代中国之核心问题奠定坚实的文本基础。与之呼应，“世纪前沿”着重关注二战以来全球范围内学术思想的重要论题与最新进展，展示各学科领域的新近成果和当代文化思潮演化的各种向度。“袖珍经典”则以相对简约的形式，收录名家大师们在体裁和风格上独具特色的经典作品，阐幽发微，意趣兼得。

遵循现代人文教育和公民教育的理念，秉承“通达民情，化育人心”的中国传统教育精神，“大学经典”依据中西文明传统的知识谱系及其价值内涵，将人类历史上具有人文内涵的经典作品编辑成为大学教育的基础读本，应时代所需，顺时势所趋，为塑造现代中国人的人文素养、公民意识和国家精神倾力尽心。“开放人文”旨在提供全景式的人文阅读平台，从文学、历史、艺术、科学等多个面向调动读者的阅读愉悦，寓学于乐，寓教于心，为广大读者陶冶心性，培植情操。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大学》）。温古知今，止于至善，是人类得以理解生命价值的人文情怀，亦是文明得以传承和发展的精神契机。欲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先培育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由此，我们深知现代中国出版人的职责所在，以我之不懈努力，做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文化脊梁。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世纪人文系列丛书编辑委员会
2005年1月

重印《馬氏文通讀本》前言

呂叔湘先生指導編著的《馬氏文通讀本》，1986年由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後，產生了較大影響。近年來，高校中文系大都開設了《馬氏文通》課程，國內外學者研究《文通》的人越來越多，因而對《讀本》的需求量也日漸增加。上海教育出版社重印《讀本》，將可滿足這種需求。《讀本》編寫工作的策劃者與指導者呂先生於1998年4月9日永遠離開了我們，重印《讀本》，是對先生逝世兩週年的最好紀念。

當年編著《讀本》時，較側重於對《文通》體系的研究、疑滯的疏導、矛盾的揭示以及合理的編排等。對其引例，覺得可能有誤時，進行了核校，而未及對全部用例一一校勘。對此始終深感未安，但又苦於抽不出時間。後來得知，《馬氏文通》專家、鎮江師範專科學校的蔣文野教授在對馬建忠與《馬氏文通》研究取得卓著成績的同時，還對《文通》引例進行了全面核檢，完成了《〈馬氏文通〉用例校勘》，這是繼章錫琛校註《文通》後又一項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工作。徵得他本人同意，重印《讀本》吸納其校勘成果140餘條。（詳見後附《蔣文野〈馬氏文通〉用例校勘一覽表》）大多隨例改正，個別的寫入註中，標以“蔣文野云”。對蔣氏慨然奉獻校勘成果供重印《讀本》之用，除表感謝之外，就是由衷的欽佩了。

我的老師張清常先生在《讀本》出版後，曾在《中國語文》發表書評，轉錄於此，做為重印《讀本》的代序。

王海榮

1999年4月

今后工作：

1. 把原稿和批注意见通看一遍，重拟一个导言提纲。最重要的一点是分别哪些话放在导言里说，哪些话放在案语里说。提纲拟定之后，不急于改写，等全书编好后再写。提纲的作用在于供写案语时参考，在重编全书的过程中可能有所改动——把原定字全案语里的改写在案语里，或站相反，把原定字全案语里的改写在导言里。

2. 编订全书，首先要拟订体例并逐条审定。试编一篇篇幅，根据遇到好多种情况，对体例作必要的修改。这个试编阶段很必要。如等到编到相当篇幅之后才发现体例曲折修改不可，那就很费事了。

3. 逐章逐节编订，遇到要加进论的地方，用小稿纸起草，待审阅完稿后再往大稿纸上记录。因此，正文抄到那里，下面只好留空。次节另页起。

4. 编订出来的本子拟取名为《马氏文通读本》。编订此书的工作量是相当大的，要有耐性。全部工作完成的时间现在还很难估计，要做了六分之一或五分之一以后才能做出较为可靠的估计。也许至少要二年。即使用三年时间，也还是值得的。这以后，对于《马氏文通》这部书，再没有人比你熟悉好了。

吕叔湘先生手迹

代 序

對於語法研究我雖是外行，卻跟《馬氏文通》有一段因緣。1930 年和 1932 年兩次聽黎錦熙先生講語法課，讀了《國語文法》和《比較文法》。1933 年聽楊樹達先生講語法課，讀了《高等國文法》和《馬氏文通刊誤》。兩位老師都是本世紀二十年代即已享有盛名的語法學專家，在他們的專著中，尤其是在他們的課堂講授中，都不時批評《馬氏文通》。這就引起了我的好奇心，要讀《馬氏文通》。當時馬書給我留下四點印象：

一、這本名著讀起來比較困難。編排形式簡單，看起來不怎麼清爽。內容上使人頓開茅塞之處固然很多，可是迷霧矛盾也不少。這也難怪。創業不易，而且作者不幸於此書出版之後第二年逝世，自己來不及修訂加工。

二、作者在《例言》中認為“凡事屬創見者，未可徒託空言，必確有憑證而後能見信於人”。因此這書的引例特別豐富，超過七千條，馬氏是把綉鴛鴦的金針都端給讀者了的。這樣不但啓發後人思考，也有利於別人剪裁加工以成新著。

三、作者盡力歸納出若干項規律，例如由他首先提出的：疑問代詞作賓語，位置放在動詞之前；否定句裏面作賓語的代詞，位置放在動詞之前。說服力強，給讀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四、許多位語法學家的專著，重點往往在於啓發人如何搞語法學，而《馬氏文通》卻帶領我迅速地學會了讀古文。馬氏在《例言》中說，語法學“在泰西名爲葛郎瑪。葛郎瑪者，音原希臘，訓曰字式，猶云學文之程式也”。馬建忠並沒有把他的書叫做《馬氏字式》而命名爲《馬氏文通》。他這本書既講語法，也講修辭；既引導閱讀，也談作文，眼界是很開闊的。他在這部書的《序》《後序》中再三致意，要使國人“童年能讀書”“讀書而能文”“能及時爲文”迅速掌握文化，這是救國圖強的根本。他著《馬氏文通》，用意在於此。在十九世紀後期我國處於內憂外患風雨飄搖之際，他

能夠踏踏實實寫出這部專著，目的不僅在於首創中國語法學，更重要的是在於他要使人全面系統地掌握語法知識，縮短語文學習的過程，爭取時間去掌握先進科學技術。他這種愛國的精神是很可欽佩的。

我在本世紀三十年代讀到的《馬氏文通》不是戊戌(1898年)木刻本，已是款式稍有改進的甲辰(1904年)商務印書館初版的鉛印本，正文用三號字，例句引書用五號字雙行，排得密密麻麻。馬氏引書有時尚欠嚴謹，多憑記憶，或者翻查類書字書而未核實，以致偶爾疏忽，春秋三傳混用，左氏年份寫錯，史漢互換……再加上錯訛衍敝，引文不全，不便理解，使讀者往往掃興。

1954年，章錫琛《馬氏文通校註》由中華書局出版，面目一新。對於馬氏例句引文的錯誤，匡正甚多，但仍難免稍有疏漏之處，後半部也顯得鬆弛。更可惜的是章氏只校引例，不校本文，致有失誤之處。至於馬氏所舉例證是否恰當，章氏也不表態。校註本有個好處，章氏在附註裏面多次比較馬氏與後來別家的論點，較詳細地引用別家對馬氏語法體系的批評。這對於了解現代語法學史很方便。

1980年《漢語語法叢書》重印《馬氏文通》，列為第一種。呂叔湘朱德熙兩位先生為了重印此書，寫了序言，對於馬氏草創之功給予很高的而且公允的評價。這個重印本加了詞語索引。可惜真正使用起來，就會感到索引還是簡略了些。

1986年，呂叔湘先生和王海棻同志合編《馬氏文通讀本》(以下簡稱《讀本》)由上海教育出版社印行，從此《馬氏文通》這部語文專書有了令人滿意的可讀之本，便於翻查檢索之本。

《馬氏文通》從戊戌木刻本、甲辰鉛印本的不便於閱讀、不便於使用，到章錫琛校注本和《漢語語法叢書》重印本的差強人意而仍不免於錯訛與混亂，前後荏苒八十餘年，現在進而能夠達到《讀本》這樣水平，令人方便而且滿意地閱讀和使用它，堪稱是個飛躍。為了這部《讀本》，呂王二位所投入的時間精力極為可觀。這有時比自己著書立說所費的力氣還要大得多。這部《讀本》確實是一部與人方便的傳世之作。

《讀本》編寫，首先是全力整理本書並加上注釋案語等，其次是寫了一篇比較詳細的《導言》。《讀本》有《凡例》九條，介紹編寫的宗旨和做法，不必贅述。我這裏祇是從一個讀者的角度來觀察這部《讀本》。

就整理的工作來說，我看大致有七項。

一是調整原書編排未臻妥帖完善之處，使之結構齊整，順理成章。一個例子是屬於小改的，把原書第六、七卷之間的《自記》改個標題叫做《上冊付印題記》，提到本書之前，與《序》《後序》《例言》擺在一起。一個例子是屬於大動的。原書十卷的名目有一些尚可斟酌，十卷的劃分不盡得當，也不舒展。《讀本》把十卷原有的名目加以修整，使之簡捷明快，層次井井有條。把原為卷一的“正名”升為緒論；把“名字”從原卷二裏面抽出，成為卷一，使卷二專論“代字”；把“靜字”從原卷三裏面抽出，成為卷四，使卷三專論“名、代之次”；使原卷四併入卷五，專論“動字”。這兩例，不論是小改，或是大動，效果都很好，而馬氏章氏都沒有考慮得這樣周到。

二是整理原書正文，校正訛奪，並且細分章節，以便檢尋。這項工作是章錫琛校註本所不曾做的。章氏之失，尚不止此。他還把正文強分為正文與說明兩類，正文用五號字體，說明用新五號字體。實際上他對於二者的劃分並沒有什麼明確的標準。試看章氏校註本卷一的界說十，從第八頁到第九頁，字體忽大忽小，徒亂人意。《讀本》則凡是正文（包括正文的開宗明義部分和申述闡明部分）一律使用五號字體；凡是引例的解釋說明緊跟在引例後面的，就與引例一樣用新五號字體。清楚明白。

三是整理原書引例，把引例一一另起列條，編了號碼。這樣，不但便於檢索，而且可以統計出《馬氏文通》共出引例 7031 條。《讀本》還把引例儘可能分類，在例句中的關鍵字眼下面加着重點或圓圈。

四是全書的符號整齊劃一。章氏校註本對此不甚留意，例如書名號，章氏前半部用〔 〕號，後半部用~~~~號。

五是由於全書細分章節，引例編了號碼，這樣就可以做到一則便於查找，二則《讀本》有意識地把原書分散的內容聯繫起來。這對於閱讀和使

用《馬氏文通》非常重要。馬氏往往把同一個問題分散在幾處去說，這就是他所謂“前論××××已引證矣”。《讀本》在這種地方都加註，指明參看某章某節。

六是對於《馬氏文通》引例不當，或解說錯誤的，《讀本》斟加案語，而且大多數是前人沒有指出來的。

七是《讀本》編有非常詳細的 999 條的《詞語索引》。《漢語語法叢書》重印本《馬氏文通》雖然也搞了 442 條《索引》，卻太簡略了些，不敷應用。

《馬氏文通》經過上述七項整理，確實是成為可讀之本，便於翻查檢索之本。但是，嚴格說來，這樣做過之後，雖然已經遠遠勝過《馬氏文通》已有的各種版本，卻還欠缺一項，即：引導讀者如何去讀，如何治學。這，更重要。《讀本》為此寫了導言。

《讀本》在進入《馬氏文通》本文之前，先出一篇有三萬餘字、比較詳細的導言，介紹《馬氏文通》的語法體系，並加以評論。這篇導言不但對於初次閱讀此書的讀者十分方便，就是對於研究語法的學者也會有所啓發，他們也能夠從中受到教益。

導言介紹馬氏語法體系，並加以分析評議。介紹寫得扼要而準確，評議中肯，令人折服。每談一個問題，首先講清楚《馬氏文通》是怎麼說的。爲了方便今天的讀者，導言指明在八十九年前馬氏使用的字眼和講法，相當於今天漢語語法學界使用的什麼術語和涵義；使讀者得到個清晰的概念，加深理解。有時馬氏概念不清，邏輯混亂，論證不當，自相矛盾，導言就把馬氏書中關於這個問題散見於各處的說法綜合起來，比較分析，整理出頭緒來，替馬氏把意思講清楚。

爲了評介馬氏的語法體系，導言公正地看待馬氏艱苦草創的成就。既指出馬氏所受的西方影響，同時也指出馬氏在某些地方還是能夠注意到漢語特點的。對於《馬氏文通》疏漏之處，訛誤之處，矛盾之處，導言予以分析，深究其所以然，提出正確的意見，糾正馬氏的失誤。

下面舉些實例來說明。

《馬氏文通》經常使用“字”。它既指漢字，也指詞。這樣一身而二任，就會妨礙讀者準確地理解文意，馬氏在行文陳述時也可能發生邏輯上的混亂。導言指出這個問題之後，接着說：

爲什麼馬氏用一個‘字’代表兩個不同的概念？主要是因爲古漢語的詞以單音爲主，基本上是一個字代表一個詞，所以就用一個‘字’字代表兩個概念了。當然，這跟馬氏效法西方語法書，而西方語言沒有字和詞的區別也不無關係。（《讀本》第3頁）

這就把馬氏遣詞欠周密的原因交待清楚了。

導言全面深入評介《馬氏文通》，寫得精彩的地方很多，下面選幾個做例子。

1. 代字。《馬氏文通》論述字類，代字是重點之一。導言從馬氏雜亂的敘述中，找出指示代字與指名代字的區別，就是呂叔湘先生《漢語語法分析問題》中所說的稱代與指別的區分。導言指出《馬氏文通》代字的範圍太寬，把某些副詞、動詞都包括進去了，而且所劃分的各類代字之間的界限不清，舉例也有不恰當的。導言還指出馬氏把“其、所、者”劃歸接讀代字，是模仿西方語言的關係代詞而立說的，這與漢語的實際不符：

馬氏把‘其’‘所’‘者’列入接讀代字，這是不太妥帖的。這裏的‘其’跟指名代字裏的‘其’是一個東西，不應當分開。‘所’和‘者’的作用是使非名詞性的詞語變成名詞性的詞語，它們本身沒有稱代作用，勉強可以算做特種指示代字。把這三個字單立一類，稱爲‘接讀代字’，完全是比附西方語言的語法。（《讀本》第7頁）

導言細緻剖析，既肯定了馬氏建立代字基本局面的成果，又詳細評論其得失，使讀者既弄清楚馬氏的代字體系，又了解古代漢語代詞應該包括哪些內容。

2. 動字。馬氏原書動字占兩卷，分量較重。導言肯定了馬氏對動字分類較細，同時指出馬氏考慮尚欠周密的地方。例如：

分類的邏輯性不强。受動字只是外動字的用法問題，如去掉那些表示被動的語法手段（‘見’‘被’‘爲……所’等），便與外動字無異

了。《文通》在外動字節內立自反動字一名，其實也祇是一個用法問題。無屬動字有外動、內動之分，有止詞者爲外動，無止詞者爲內動，不宜與外動、內動並列。（《讀本》第8頁）

導言還指出其他不妥之處，都很中肯。馬氏提出個“動字相承”，說法十分糾纏。導言爲之疏通，進行解釋，使讀者理解到它實際上是講動詞謂語的各種結構，這是馬氏仿效西方語言的動詞不定式而立說，可是馬氏在有些地方又超出了動詞不定式的範圍。

3. 狀字。如果說動字使馬氏難於招架是由於分量太多，那末，狀字使馬氏發愁卻由於分量太少，一些本來應該是狀字的，例如“皆”“盡”“具”“悉”“遍”“都”等全被馬氏送到代字裏面去了。導言一針見血地指出馬氏的狀字之所以產生麻煩主要在兩個方面：（一）馬氏的狀字既指相當於副詞的詞類，又指相當於狀語的句子成份。一身而二任，搞不清楚就鬧出誤會來。（二）馬氏狀字的收字範圍和狀字的職務發生了矛盾。導言這樣一點破，讀者心裏就豁然開朗了。

4. 轉詞。《馬氏文通》原卷一《正名》裏面沒有給轉詞專立一條“界說”，因此導言就祇好綜合馬氏全書六處（見《讀本》第586頁詞語索引）講到轉詞的內容，替馬氏立說。既從形式方面分爲兩大類三種情形，又從所表示的內容加以分析。這樣可以使讀者了解什麼是馬氏的轉詞。同時指出馬氏的轉詞與止詞界限不清：

這種轉詞與止詞的混淆，主要是由於馬氏簡單模仿西方語法：在拉丁語中，祇有告言義動詞可帶兩個受格賓語，而給予義的動詞則祇能帶一個受格賓語、一個與格間接賓語（即馬氏所說的轉詞）。（《讀本》第16頁）

這一點正是馬氏之說不切合漢語實際之處。

5. 表詞。《馬氏文通》祇是在止詞的界說之後順便介紹一下表詞。導言根據馬氏書中18處（見《讀本》第571頁詞語索引）的材料歸納出表詞有二類九型，並且就表詞的來源，表詞在句中所處的地位也進行了理論上的探討，提出了兩個問題。其中關於馬氏表詞的產生，分析得深入細緻：

《文通》講漢語語法是參考西方語法的。西方語言的句子一定要有個動詞做謂語的核心。一種是一般動詞，如果是及物動詞，後面可以帶賓語；一種是聯繫性質的動詞，後面一定有表語（主語補足語）。但是古漢語裏不光是動詞可以作謂語，形容詞乃至名詞、代詞等都可以直接作謂語。馬氏對於動詞作謂語，不另立名目，那麼，對於形容詞（以及名詞、代詞等）作謂語，自然也是不另立名目才合乎邏輯。可是漢語的形容詞等既可以直接作謂語，又可以在前面加上有聯繫作用的動詞或副詞，後面這種情況跟西方句式相類似。如果單為這種情況立表詞一名而不包括前一種情況，那也不好，因為兩種句式實質相同，並且往往可以互換。馬氏考慮的結果是立表詞一名兼指二者，而以形容詞為代表，取其靜字與動字相配。表詞的特殊地位就是這樣產生的。（《讀本》第 18 頁）

導言這樣剖析入微，讀者對於馬氏的體系就有了進一步的瞭解。

6. 句讀。《馬氏文通》卷十論句讀可以算是全書中最不容易弄懂的部分。馬氏自稱“支分節解，先綱後目。綱以象之，目以繫之”。可是馬氏的提綱在邏輯上十分混亂，矛盾很多。導言指明馬氏這些矛盾，另外擬出一個合乎邏輯的新提綱，使讀者能夠比較清楚地了解馬氏論句讀這部分的輪廓和具體內容。然後指出：

《文通》講句讀，犯了術語不夠用，問題說不清的毛病。講句讀，至少要有單句、複句、主句（正句）、從句（副句、偏句），或者再加上母句、子句（名詞子句等），才大致夠用。而《文通》僅僅依靠‘句’和‘讀’這兩個術語，怎麼能不左支右絀，沒法把問題說清楚呢？（《讀本》第 29 頁）

最後點出要害說：

馬氏為了便於讀者了解語句結構，在全書多處引用整段文字，加註詞、次、句、讀。……作者似乎很費了一番氣力，但是讀者卻往往感覺眼花繚亂，綫索不清。很可惜，《文通》的作者沒有看到那時候已經開始有人創用的圖解法。（《讀本》第 30 頁）

上面舉的六個例子只是導言對《馬氏文通》部分問題所作簡介的片段。

導言的篇幅有限而《馬氏文通》可供深入剖析探討的問題很多，呂叔湘先生又指導王海棻同志另外寫了若干篇專題討論，已發表的有《馬氏文通代字章述評》（《中國語文》1981年第2期）《馬氏文通句讀論述評》（《語言研究》1985年第2期）。

導言最精彩的部分是對《馬氏文通》的評議（《讀本》第35至46頁）。指出這部書至少有三個方面值得稱道的優點：廣搜例句，尋求規律，結合修辭。缺點是在立意方面、命篇方面、行文方面都有不少問題。

人們一向紛紛批評《馬氏文通》模仿西方語法，缺少歷史觀點。導言細繹馬氏全書，認為這些批評每每過甚其辭，故為之申辯。指出馬氏因襲西方語法之處甚多，但“求其所不同”留意於漢語實際、漢語特點之處卻也不少。另外，仔細觀察，馬氏也還是有一定的歷史觀念的。導言的結束語是：

總之，《馬氏文通》這部書，缺點不少，優點也很多。總觀全書，還是很值得現代的讀者用心一讀的。但是，全書組織貌似整齊，實多輻輳，分疏通貫，有待學人。也許《文通》之所以能吸引研究者，歷久不衰，正在於它的頭緒紛繁，瑕瑜互見罷？（《讀本》第38頁）

這樣實事求是的評議才是比較公允的。

總之，《讀本》對馬氏原作的精心整理，是個示範，指導讀者學到如何做細緻扎實的基礎工作。嚴肅認真，一絲不苟。

《讀本》指導讀者閱讀和使用《馬氏文通》，也就指導了讀者如何發現問題，分析問題，追根尋源，揭露矛盾，疏通疑滯，解決問題。

《讀本》，尤其是導言部分，不僅是對《馬氏文通》語法體系的介紹與評價，而且涉及漢語語法研究的若干帶普遍性的問題。其中頗有許多精辟的見解，能啟發讀者深思。

《讀本》，尤其是導言部分，對於如何評議語法著作，作出示範。猶如文藝批評能夠推動文藝的發展一樣，語法著作的評論工作，同樣是推動語法研究所不可缺少的。評論工作貴在中肯公允，與人為善。《讀本》導言的評議部份確實做出了榜樣。

代 序

因此我認爲《讀本》是一部既方便讀者，又指導、啓發讀者的傳世之作。我在古稀之年有幸拜讀，確是受益良多。

張清常

1987 年

讀本凡例

一，馬氏文通已有的幾種版本都不便於閱讀，也不便於翻查。我們編這個讀本就是爲了彌補這個缺陷，在版式上做些安排，使它成爲「可讀之本」，又編制索引，便於研究者對文通內容進行檢索。

二，本書對原書的分卷分節做了必要的調整，細分章節，用魚尾括號【】表示。在需要增加標題的地方增加了標題。

三，原書引例蟬連不斷，本書每例另起，並順序編號，用括號（）表示。編號每章自爲起訖，在別章引述時加漢字章次，如（七·342）。一節之中引例衆多，可以分類時，利用原有說明或另編語句，加着重點以爲表示。例句中關鍵字加着重點，有第二關鍵字時加圈。

四，原書例句間或有引用不全，不便理解者，本書補引全句。原書例句後附解說用破折號隔開。原書往往在例句與例句之間加用搭頭字眼，本書儘量保留，放在前例之後，個別的放在後例之前。由於例句分行，有時不得不酌改用字。

五，本書用章錫琛氏校注本做底本，校以商務印書館光緒甲辰（1904）本。章氏只校引例，不校本文，不僅訛奪未改，且有新的誤植。本書對原書脫誤儘可能予以改正，一般不出校記。如【0.1】節‘陛下不能將兵而善將將。——前兩_L將_L字，解用也，動字也’，‘前兩將字’誤作‘兩前將字’，今改正，不作校記。但也有校而不改的，如【9.8.3】節‘雖有_L且_L則_L承接連字爲領，而非_L寧_L抑_L折轉諸連字也’，只在附注中說明：‘_L雖_L疑誤，或爲_L惟_L字。’

六，原書引例，訛奪甚多，章氏校改都出校記，本書沒有一一移錄。章氏用力甚勤，但仍有多處失校，尤以後半部爲甚。我們發現的都予以改正，也不出校記。

七，文通引例有不符合上文說明者，又所附解說有不甚允當者，章氏